

永懷牧羊的故人

文／佳人
圖／Kim

張明真執事、林從道長老伉儷、謝頌道長老與其母

藝文
專欄

心派生活

201704 版權所有

願人人都做一個蒙神喜悅的牧羊人，代代相傳，綿延神所交付的責任。

前言

十歲那年，媽媽帶著我回娘家，阿姨們也都約好回羅東團聚。她們一致認為，阿明（我）不可留在後山。媽媽望子成龍，接納阿姨們的意見，回到玉里辦了轉學手續；就這樣，我離開了兒時的玩伴，在哥哥們的祝福下，到了山前，做了後山同學與鄰居們都羨慕的「小留學生」。

張明真執事

到了羅東，我被安排和外婆（張明真執事）同住。外婆家呈L形，直排住的是大姨（林從道長老娘）一家，樓下是羅東教會；橫排住的是冠姨（謝頌道長老娘）一家；中間是通道，外婆住在通道上的二樓，當有傳道來巡牧時，這間房就成為傳道房。

外婆是個女中豪傑，這是楊約翰長老在告別式上對她的說辭，因為外婆在明白真道後，帶領原屬教會的一批同靈，將教會掛牌變更成為真耶穌教會，成為臺灣真教會傳教史上的一樁美談。1950年代的信徒，對教會的向心力強，同靈們有爭執時，會彼此說：「我們去請教張執事。」因為外婆是大家敬重的長者，一言九鼎，人人聽從她如同順服主。



外婆習慣早起，梳理完畢後，會叫我起床一起到會堂禱告。在後山時，因未曾受過完整的宗教教育，不知禱告的意義；但外婆經常在我耳邊提醒：「要專心！」我只好迫切祈求神說：「神啊，外婆要我求聖靈，如果我有聖靈，外婆必定會疼我，也不會天天盯著我禱告……。」

外婆聖經看得非常勤快。在缺乏傳道人的時代，有時她也要領會。她一邊看羅馬字聖經，一邊朗讀，而且要我拿個小板凳坐在面前聆聽。我只希望她快些唸完，好讓我出去玩，什麼也沒聽進去，只記得：「我真是苦啊！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」

我這一生的年日，苦多，然而外婆帶給我的這節經文，陪我走過大半人生，教我如何安處逆境，靠著外婆的神，也是一生牧養我的神，度過坎坷的人生。

據聞外婆有一個兒子，幼小就離世，沒人提及，我也不敢問，因這是她的痛。她育有7個女兒：一位嫁給未信者，一位單身，一位長老娘，兩位按立執事（其中尪姨也是長老娘），兩位執事娘。外婆的墓碑是阿姨們為她立的，上頭刻著大姨的名字：聯珠，底下是兩排各三個姐妹的名字，都是美字開頭，例如家母叫美蘭。清明時節路過的鄉親，看到這不算小的基督徒墓碑時，都會駐足觀看，會心的微笑。外婆離世多年，她仍

然可以告訴世人：她養育女兒，是為了服事主。

外婆喜愛傳福音，有一次她帶著表妹和我去看電影。那是第一部在羅東放映的閩南語片「水蛙記」，首場電影上，眾人都是拿著免費招待券來的，鄉親們扶老攜幼，熱鬧地來看這部劃時代的影片。當時外婆遇見老友，寒暄過後，一起入座就開始傳福音，直講到影院的燈光再度亮起時。

我雖然不認同這種傳福音的方式，但外婆對福音的執著卻深深烙印在腦海裡。想起外婆，便想起主耶穌的吩咐，傳福音的責任業已交代在肩頭。

在外婆的告別式上，楊約翰長老說，他曾在講台上數算，台下有超過二分之一的同靈皆是外婆引入羊圈的。外婆是位牧羊者，羊群認識她的聲音，跟著牧人的腳步走，而她不僅引領群羊走在青草地上，也是我的宗教教育啟蒙者。

林從道長老娘

幼小時，曾聽花蓮教會阿聯叔說：「花蓮教會初期，聯珠姐常從山前來協助；在那生活困苦的年代，爬山涉水，不讓鬚眉。」當時在大家眼中她是位女傳道人，任勞任怨的精神很是感人。



阿聯叔口中的聯珠姐，就是我的大姨。十歲那年，我到羅東與外婆同住，外婆住處沒有廚房，週一到週五，我被安排在厝姨家用餐，週六、日則在大姨家。大姨的長子，是與我同年的表弟，我被安排和他同校同班。放學一起回家時，他總會邀我與他站在騎樓下的路邊攤，共享粉腸、米粉羹等等小吃。

表弟家的經濟豐裕，初中時已擁有自己的留聲機、照相機等多樣年輕人羨慕的物品；我雖無分文，卻可與他共享。不僅如此，表弟若有一件新衣，我也會有一件相同的。高中時，我曾跟隨時尚，穿了件寬闊的卡其褲，並在褲管多補了幾個洞；這讓大姨非常不悅，認為是小太保的服飾，不容我辯駁，就是不許！在那只穿學生制服的年代，大姨在管教上的拿捏合宜，讓我成為不論心靈或外貌都很健康的青年。

在我大一下那年，大姨家搬到了臺北教會附近，方便每天聚會。因大姨家離教會近，經常有傳道人來做禮貌性的拜訪。大姨非常敬重他們，也以長者身分照顧他們。

當時我因另於教育部歐語中心修習法語與西語的夜間課程，大姨家又成了我夜間歇息之處。一個安息日下午聚會後，見到大姨臉色有些不妙，回家途中，我本已準備好說辭，要解釋上星期為何沒來守安息日，沒想到她卻是問我，為什麼整個星期沒見到我？

原來上週適逢「五日節」（端午節），也是家母的生日，她特地準備了些我喜愛的美食要與我共享。身為大姐的她，十分珍惜姐妹情誼，難怪妹妹們對她是如此的敬重。

我的大學畢業典禮不巧與表弟撞期。當時的交通不似今日便捷，我的父母無法出席，但意外地，當天一大早，出現在我眼前的竟是大姨及表妹，而她已吩咐表姐去參加表弟的畢業典禮。其實大姨應去表弟那兒的，不提表弟是她的長子，大姨丈還是當時淡大的常務董事呀！感念大姨給我的愛，也感謝表弟對我的情誼與謙讓。

後來我要出國留學的前夕，回到了大姨家，她在客廳等著，我們從學業、前途、信仰，並談到了婚姻。她關心我的人生觀，也同意主內聯姻並非絕對圓滿；但她確信主裡的配合是神的旨意，也是信徒在世必須學習的功課，能藉此認識神，盼望我能保守在主裡。

因工作的需要，旅居國外的那些年我經常回臺，大姨總是約我吃晚餐，然後一起去聚會。會後，她會說：「明天再來，做一個你喜歡的茄子煎餅。」如今大姨已蒙主恩召多年，表弟媳知道這事，也曾特地依我的口述如法煎製，雖不盡是大姨做的口味，但林家情誼的傳承，沒齒難忘。



我的大姨——林從道長老娘，對教會或對我而言，都配稱為是牧羊人。她是位牧者，在我人生處事的生命路程，她的教導言語總是在耳邊告訴我應選擇哪一條，才是合乎信徒的道路。

林從道長老

林長老，我的大姨丈。當我還是個懵懂的小孩，每年都會有遠方來的傳道人，路過玉里的家，做兩三天的短暫休息，並到玉里水源地的原住民教會舉開靈恩會。他們是來玉里分局辦理入山手續，要到立山、山里和那些遠方不知名的教會做年度的牧養。

那天，是個盛夏的傍晚，大姨丈坐在家門口乘涼，他告訴我，明天一大早天未亮的時候，他們就要前往對面的山中，在那裡有我們的教會；接著，再越過山嶺，才能抵達東海岸的教會。多年後，在大姨丈的告別式上，透過一位原住民長老的見證，才知當年不只有路途的艱苦與遙遠，最驚險的，是有些不信主的原住民族人對他不友善，甚至欲置他於死地！

我曾在2001年間，與謝頌道長老從萬寧教會前的產業道路，開車到達東河國家公園，在那裡有個迷你型的美蘭教會。推開會堂門，不禁陷入沉思：這裡或許就是前人所指那間山中的教會。今日一個多小時的車程即可到達，昔日的牧者卻要長跪在神前做心理調適，以應付即將面對的艱苦跋涉與生命

威脅！

為了牧養，那時的執事、傳道，在花時間辦入山證的同時，也在附近的教會舉開靈恩會。他們離開家門，總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回家。靈恩會結束後，也是說再見的時刻，〈等再會〉的詩歌響起時，同靈們已分列兩旁，淚水融合歌聲，在距離上百公尺的曲折山路上，仍然清晰嘹亮。主裡互道珍重的真情，如今只在記憶裡了。

記得初中時的一個午後，大姨丈和我一起坐在羅東教會前的小院子裡，他突然中斷聖經的閱讀，指著他的膝蓋告訴我：「看！這是真教會信徒的記號，膝蓋的皮要厚厚的。」他是位重視禱告的長者。等到我旅居異鄉，孤單打拚的日子，那時的情景，喚醒了我的禱告生活。每當膝蓋的印記褪了顏色時，總是提醒自己：世界與神，必須權衡輕重，神的國、神的義，應置於首位。

高二升高三的那年暑假，教會舉辦學生青年靈恩會，表弟與我都沒有報名，當時表弟曾表明不去，大姨丈特地叮嚀表弟參加，表示身為長者的他，在主裡有責任勉勵子女……。後來，表弟報名參加了，而我也主動到大同教會（今日的雙連教會）出席了那場盛會。

大姨丈晚年，因病不良於行。週末假期，我會到內湖的家中探望。每當要離去之前，他總是說：「陪XX（表弟）到樓下餐廳

吃飯，看他喜歡吃什麼、喝什麼，慢慢聊。」
頓時我印象中受過日式教育的他，由嚴父變成了慈祥的父親。他是一位看重身心靈的好爸爸。在教會、在家中，甚至在他的事業裡，他是位牧者，是位牧放群羊的牧人。

謝頌道長老與其母

在謝長老的故人略歷裡，寫著：「謝頌道長老在教育界服務了43年。」他是位百年樹人，誨人不倦的老師，他，是我的尪姨丈。

神看中的奉獻

當我隻身到羅東唸書時，尪姨丈每日給我5角的零用錢，這是我每日到學校福利社買波蘿麵包所需的費用。我非常珍惜，因為在鄉下時，小孩是沒有零用錢的。

在一個安息日下午聚會的禱告後，大人們各自拿了一張建堂認捐單，寫上將要奉獻的數目。這時，外祖母也遞給我一張；本以為建堂奉獻是大人們的事，外祖母卻要我學習在奉獻的事上有分。

拿到這份認捐單，猶豫了一陣子，心中沒有一個數目，但如果沒填交上去，外祖母這關絕對難過。但我又能從何處有金錢的來源呢？看著鄰座表弟填好的認捐單，好像寫著50元，我也就寫上了相同數目。想到往後的日子裡必須積蓄零用錢，不會再有喜愛的波蘿麵包，雖然不捨，但能讓外祖母高興，是我所願意的。

星期一早上上學前，尪姨丈照例給我零用錢，但所給的竟是1元！尪姨丈告訴我，5角做儲蓄建堂基金，另外5角是給我的零用錢。在那當下，我深深感受到，外祖母的神也是我的神，祂是信實的，是加倍賞賜的神！

奉獻，在我的人生中，有容易的時段，但也經常遇到艱困的時期。不論處在什麼情況，尪姨丈給的零用錢，時時提醒著我：神看重奉獻，祂的賜福不只是相對的，而是倍數的給予，如同十足的升斗，連搖帶按、上尖下流的傾下。

國際視野觀

1957年，我正是初二的學生。那時，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，正在實行人民公社制度。

一天，尪姨丈拿了一份《台灣新生報》，要我閱讀一篇有關中國北方一個人民公社的報導。內容大致是說，這個公社的成員都是真耶穌教會的信徒，他們在公社裡除了順服掌權者外，在彼此生活的照顧上，活現了使徒時代凡物共用的歷史；在共產政權統治下的社會裡，因耶穌的愛點亮了一盞明燈，足為其他公社的楷模。

時隔多年，憶起這事，在那資訊不發達的時代，歐美真教會尚未遠傳之時，眾人仍只注意臺



灣本土教勢的發展中，謝長老敏銳的眼光，不但自己著重，也勉勵他人記念中國的同靈。這種有國際視野及遠見的長者，在當時實不多見。

禱告的同伴

國小六年級時，與外祖母、六姨睡在二樓的榻榻米臥房。外祖母律己甚嚴，早晨醒來，梳洗完畢，就把我叫醒到樓下會堂和她一起早禱。禱告之間，她有時去忙家事，我則繼續禱告。當時少有手錶，又不敢抬頭看會堂掛鐘，深怕外祖母看見了，會責備我禱告不專心。

每天，尪姨丈也到會堂禱告。我喜歡他的出現，因為他就是我早禱時的鬧鐘，也是我禱告的伙伴。當他結束禱告時，外祖母必來叫我吃早餐、上學去。就這樣，謝長老成了我個人年少時的禱告同伴。

「屬靈的同伴」，這意念帶領我一直以來的團契生活，不論是彼此間或是暗中關懷的，我都得到了造就。

研經的方法

在故人略歷裡，寫著謝頌道長老是「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第一屆神學生」。結業後，他當了一年的傳道，而在我到羅東時，他已卸下傳道的工作。之後，在我青少年、中年時期，都未曾聽到他在講台上證道，然

而每當下班回家，他總會坐在書桌前讀經。他對聖經的執著、研讀，深深地影響了我長大後對聖經的興趣。

記得我年輕時，曾經和謝長老談論獨一神觀和三位一體觀，他仔細地解釋獨一神觀的道理，並說這是真耶穌教會的神觀。當時納悶，他為何沒有清楚解說三位一體觀呢？後來，與不同教派的友人談道時，才察覺到，既是各自依據不同的觀點，其推論的經節不同，怎能合在一起討論？謝長老的解說方法，在我日後的學術研究或聖經研讀的方法上，開啟了知識之門。

× × × ×

在告別式的證道上，陳恆道長老安慰遺族說：「謝頌道長老是位好丈夫，也是位好爸爸。」是的，在我的記憶裡，未曾看過或聽過他對任何人大聲或埋怨。他的修養是有目共睹、眾所稱讚的。

2000年8、9月間，我回到了離開33年的臺灣。當我返回羅東探望尪姨丈、尪姨及昔日教會同靈時，也見到了親家母（尪姨丈的母親）。把握著機會，我想要告訴她一個藏在心中超過40年的小祕密，有關她的獨子——謝頌道長老是個至孝之人一事；然而卻因親家母娓娓述說一些感人的往事，沒有時間向她提起。



回想四十多年前，她曾受家母之託，背著外祖母不肯讓我離開羅東的原意，偷偷地帶我到宜蘭，為的是幫我找個住處，免去每天通車上學之苦。後來外祖母要我每安息日回羅東，星期一再去上學，才勉強同意了家母的計畫。大家不解的是，16歲就嫁到後山的家母，為何能夠很快地替我找到住處？其實，若不是親家母暗中協助，在那還沒有房仲業的年代，實非易事。頓時我了悟，謝長老有位好母親。

據說謝長老與尪姨結婚時，因陳家無子嗣，協議生一個男兒歸陳家。新時代夫婦，又是職業婦女，卻需承擔傳統的壓力。所幸，親家母擔起了家務事，讓兒子媳婦白天上班回來，能有休閒的愛窩，一個服事教會，一個餵養、教育家裡一群小羊，親情流露，緊密聯繫。親家母的告別會上，看著台下的謝家大小都在主裡長大，背後著實有著親家母默默無私的奉獻。她是位好母親、好婆婆、好奶奶，也是位好牧人。

我沒能在親家母生前告訴她的是：當時南門巷旁的羅東教會新建完成，每早都有晨禱。每逢星期天禱告結束後，尪姨丈會帶我去吃燒餅油條，並且囑咐我回家不能說。回到家，親家母已準備好早餐，成長時期的我，再吃一餐，乃是飽足肚腹的享受；但尪姨丈卻也盛了少許粥飯，陪著父母沒在身邊的晚輩用餐，另一方面也是要让他的母親能高興地看著愛子享用她為他所預備的。謝頌

道長老是個孝順的兒子，他年老時，聽說身體不是很健朗，子女也不在身邊，但他仍然與母親同住，事母至終。

2015年2月14日，我參加羅東教會安息日的下午聚會後，看到一群姐妹們正練唱詩歌，其中有我小時的玩伴。這使我想起約六十年前，羅東教會每星期四晚間的唱詩禱告會，詩歌的教唱者是謝長老，他喜愛音樂，歌聲又嘹亮。那時大夥一起吟唱，或分二部、四部，有了他的指導，培養口唱心和的音韻頌讚主。雖然時過境遷，謝長老也離開了，但傳承的故事卻綿延不絕，叫人由衷感謝神！

後記

感謝神，讓我在少年時期就有這麼多的雲彩故事圍繞著。懷念先人的同時，想到經上屬靈的長輩：亞伯、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摩西、士師時代的族長們、大衛、舊約時期的先知、新約初期的耶穌、彼得，以及小亞細亞各教會的長老……，他們都以牧者自居，並以此傳承。

而外祖母、大姨、林從道長老、謝頌道長老與其母，他們也都是牧羊者，是在我年少時餵養我的牧人。願我輩同靈記念先人之際，也做一個蒙神喜悅的牧羊人，代代相傳，綿延神所交付的責任。

